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完

二十

林子

門人游天騏命格

分摘宗孔心要上卷

凡六十四章



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堯夫曰心要放。

林子曰。心本活潑。道亦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

林子曰。仁卽心。心卽仁。若外心以求仁。不識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

有無生死者。道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園
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其心也。又曰。先天
學主乎誠。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羅豫章曰。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
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

或曰。中有定在歟。林子曰。纔着一處。便爲不
中。曰。中無定在歟。林子曰。若謂其無定在。亦
非中也。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
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
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是
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
中者。賊道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所謂無爲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事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林子曰。反身而誠。反而身之者。誠也。故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也。

程子曰。荀子言養身。莫善於誠。既誠矣。又安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太玄見天地之心。何謂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虛其中。中

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太
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
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
實之。而未嘗實。天地之心也。

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卽其中之虛
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金
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曰。識得先天圖中間空處。則畫前之易
在我矣。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胷中。未能自
決。程明道嘗自謂田獵。今無此好。周茂叔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
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
門之高第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
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
林子曰。堯舜浩然之氣。克塞於唐虞宇宙之
間。孔子孟浩然之氣。克塞於萬古宇宙之間。

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林子曰。日月者。易也。日而月之。月而日之。互相往來而摩盪者。周也。

林子曰。孔子所謂仁者。卽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燦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或問本體。林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或問常明。林子曰。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故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林子曰。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

講。講此常明之學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本體本寂然也。死生利害之不足以入其心。本體本無累也。民胞物與之分量。本體本無我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本體本虛明也。樂則生而惡可已者。本體本活潑也。不將不迎。應而不宰。本體本融徹也。

程明道嘗問謝止蔡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林子曰。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

程子曰。張天祺不思塵事。強把此心來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字所制縛。

林子曰。愈防檢。愈不定。愈窮索。愈不精。程子曰。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此意也。林子曰。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詞。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利

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猶反鑑而索照也。又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爲德。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

林子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物格而知至矣。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謝上蔡嘗別一年而來。見伊川。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上蔡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侯師聖嘗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

間斷。

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又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歟。

李延平從羅豫章學。豫章好靜坐。延平退入室中亦靜坐。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

李延平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一而已矣。程子曰。言體天地之化。便剩一箇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

林子曰。天地間只一氣爾。屈伸往來。天地之鬼神。吾身之鬼神也。朱子曰。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於這屈伸往來常相感通。

邵子曰。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

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邵子曰。行已湏行誠盡處。曰誠盡者。至誠也。曰誠盡處者。堯舜所謂中。仲尼顏子樂處是也。

程子曰。昔見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處卽中也。孔子曰。樂在其中。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陳白沙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理苟能明。何必多讀書。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所謂樂處。乃吾身之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也。

林子曰。禽不吠。畜不吠。魚不吠。畜
豕即何必多讀書。

刺曰。必曰。此心自太古。何必主專。實此聖者。

林子

分摘宗孔心要下卷

凡四十九章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
之權。春秋備之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
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
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
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
矣。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林子曰。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可也。

易曰。渙亨。王假有廟。林子曰。巽木也。而震之一陽者。根也。坎水也。而本之艮者。源也。又問一陽爲根之旨。林子曰。巽二陽在上。其發華於春乎。震一陽在下。其歸根於冬乎。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

宗孔心要 下卷
林子曰。天地之春秋。堯舜之賞罰。孔子之是非。一也。

林子曰。帝王之興也。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不襲樂。其所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耶。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昔者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非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竝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爲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林子曰。坤。邑國也。震。暴客也。重門者。豫也。又曰。震。聲木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林子曰。上兌下巽。坎也。巽。長木。兌。金也。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傳會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綸之迹。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

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顏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對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門人昧之。朱子又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濤。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故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爲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入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

感心。是爲得之。今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脩齊治平。先後之序。旣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

林子曰。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舍性以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

以爲義未必不害義也。余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坤順也。動而險。惟離明也。故介于石。林子曰。天以覆幬爲大。而棟宇以蔽風雨。構木以爲天也。

或問安仁。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利仁乎。或問一貫。林子曰。獨不有所謂忠恕乎。

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林子曰。我與天地。特一氣之相。爲往還爾。非有二也。程子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謝顯道往見明道。受學。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林子曰。寢衣之製。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

半之。

林子曰。罔而生者。心死也。譬碩果之仁。已蠹矣。外雖可觀。能久存乎。

林子曰。泉混於山。心隱於性者。蒙也。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謂之大道而何。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

邵子曰。心爲大極。朱子曰。太極。虛中之象也。

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

林子曰。達而一夫不得其所。則無以成其功。窮而一人不明厥道。則無以大其德。

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適林子。在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

辨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

以爲富也。舊有此說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又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

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

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

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

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

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

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

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

不覩不聞之時。而必欲戒慎恐懼焉。則心反

爲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

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真實工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慎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曰。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林子曰。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達則爲天下。窮則爲萬世。

林子曰。聖人必可學而至。學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之人。盡爲聖人。萬世而下。盡爲聖人。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

完
心
要
卷
七
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已。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于其懷矣。夫以當時爲已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爲已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知學孔子。而非其大也。或問朱陸同異。林子曰。固未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亦未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或問吾道南矣。龜山豫章延平。林子曰。亦有灑然處。或問明道。林子曰。所謂克養有道是也。或問濂溪。林子曰。進於誠矣。故曰願學孔子。

新林子曰。雖然。姑曰。願學。子。

問。即。蘇。林。子。曰。祇。隨。其。養。亦。道。長。也。如。問。兼。
南。矣。龜。山。新。章。五。平。林。子。曰。亦。亦。然。然。也。
問。學。亦。未。有。道。問。學。而。不。尊。新。封。如。問。吾。道。
問。未。聖。同。異。林。子。曰。固。未。有。尊。新。封。而。不。道。

林子

分摘玄宗大道上卷

凡六十四章

林子曰。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豈非乾坤未
判之先。而太虛太無。自有混元至精者在歟。
故曰。有物混然。先天地生。

林子曰。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
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
爲氣之先者。

關尹子曰。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

氣不名太虛。

林子曰。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爲氣之先也。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爲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老子曰。生我者道。活我者神。

趙古蟾曰。神者。性也。

林子曰。神者。丹也。

古仙曰。本來真性。是金丹。

林子曰。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參同契曰。運移不失中。又曰。行符合中。又曰。浮游守規中。

李清庵曰。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自

玄關之竅也。中非四方之中。亦非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故曰念頭不起處是也。經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又曰。守一存真。一乃通神。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呂知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若抱一之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老子曰。能嬰兒乎。又曰。復歸於嬰兒。林子曰。嬰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又曰。男兒會懷胎。

呂知常曰。天谷空曠。無乎不納。能容無相之至真。本來之赤子。而萬神居之。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是也。

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
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
然而然。

古人有言曰。順則生人。逆則成丹。所謂生人
者。受氣托形之初。問之母不知也。母呼亦呼。
母吸亦吸。而兒在胎中。得以成形而化生者。
問之母不知也。成丹之法。亦復如是。以採藥
言之。不採而自採也。以火候言之。無候而有
候也。亦無沐浴。自然而沐浴。亦無刑德。自然
而刑德。至於進退抽添。交媾攢簇。莫不自然
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虛白曰。火候之要。尤當於真息求之。又曰。
念不可起。意不可散。

張紫陽曰。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
然。

白玉蟾曰。以精神魂魄意為藥材。以行住坐
臥為火候。以清淨自然為運用。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

成丹者。卽以神御氣而成道也。林子曰。夫蠟
蠟之虫。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
其神者。火也。若龜龜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
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鶴相唳。氣交也。氣
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
生。芝菌不母而生。蠮螋而陰陽相搏。燥濕相
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爲之母焉。以成其
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
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
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
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
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人之氣。子時尾間。丑時腰間。卯辰巳脊脊。午
泥丸。未申酉胸膈。戌亥又歸於腹中。此一日
之升降也。而道家謂之一息亦然者。真息往
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矣。故曰。
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停息

爲夫婦。

胡混成曰。是火發生於真精恍惚之中。薰蒸於一身四體之內。本無形象。安得有候。

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卽覺。又曰不滅照心。

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

林子曰。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

丹書所云天魂地魄。日精月華。紅鉛黑汞。金精木液。烏兔龜蛇。馬牛龍虎。硃砂水銀。黃芽白雪。丹砂秋石。白金黑錫。別之爲男女夫婦。體之爲金木水火。類之爲青幽徐揚。象之爲乾坤坎離。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砂玉汞者。或有言丁公黃婆者。或有言嬰兒姍女者。陳泥丸謂之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者是也。

丹書所云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中黃

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陳泥丸謂之皆一處者是也。

丹書所云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陳泥丸謂之週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者是也。

白玉蟾曰。世人執著藥物火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

張紫陽曰。元性復則元氣生。

關尹子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

氣勿爲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林子曰。不運氣而氣自運者。得一也。

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林子曰。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日月月星星辰辰者也。地有山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動植植者也。

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春能夏者乎。秋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秋能冬者乎。且人之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爲之視且聽者乎。果孰爲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

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

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

無窮。生生不息。

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

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古人有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箇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林子曰。竅中之竅者。天外之天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混沌消息。豈容言傳。

譚真人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又曰。虛

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關尹子曰。有時有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有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林子曰。奚物而爲石。奚物而爲火者。忘物也。或問常明。林子曰。君不見兩精相搏而火生乎。木之相摩。石之相擊者。兩精也。而火則自然生乎其間矣。故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者。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

玄宗大道 卷上
事父也。

林子曰。天氣也。孰綱維是天。天之天而未始有氣也。地形也。孰綱維是地。地之地而未始有形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參同契曰。混沌處相接。權與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林子曰。凝神以成軀者。釋氏所謂實相者是也。古人有詩曰。經營鄞鄂體虛無。便把元神裡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聖胎成就合元初。

莊子曰。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

林子曰。天地之間。孰不生死於五行之中。而為五行之所相生滅者也。若終能至神。不復生意。則是超出五行之外。而五行皆為吾用矣。

林子曰。不為陰陽五行所生滅。如父母未生時一般者。真人也。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胡混成曰。聚先天祖氣以爲藥物。

陳泥丸曰。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

林子曰。大道至簡至易。旁門至繁至難。鐘離曰。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此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所謂至簡至易者。神仙之真訣也。故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說得分明笑殺人。

太玄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

丘長春曰。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已有。林子曰。心隱也者。隱心也。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閑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爲而無爲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

林子

分摘玄宗大道下卷

凡八十一章

昔者軒轅爲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彭爲大夫。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問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宦於晉。范公霸越而浮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小吏。是皆帝王卿相。慕道以成仙者。善哉。王瑋玄有言曰。出身仕宦。無妨仙舉。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林子曰。余覽神仙傳。亦有逢萌者。萌木嘗不仕。而以三綱爲重如此。

林子曰。仙者。山人也。山人者。獨立霞表。不受塵垢。然山其心也。雖處廟廊之上。三軍之中。所謂山者。固在也。

蘭期精脩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

白玉蟾曰。收拾身心。斂藏神氣。謂之採藥。念念相續。同成一片。謂之交媾。洗心滌慮。謂之沐浴。凝氣聚念。謂之結丹。

林子曰。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者。真火也。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者。真心也。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

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莊子曰。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司馬子微曰。慧出本性。非是今有。又曰。非是今時。別生他慧。

林子曰。絕粒不是道。休妻不是道。山中靜。孤不是道。不運氣而氣自運。不攝精而精自攝。允執厥中。無爲無作。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或問心生性晦之旨。林子曰。木則因火而燔。性豈因心而壞。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矣。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林子曰。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為混融。水火木金。相為流通。孰為我。孰為彼。孰為合。孰為離。

俞玉吾曰。心定則神凝。氣和三宮自然升降。百脉自然流通。

李清庵曰。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譚紫霄曰。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以母召子。孰敢不至。

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施肩吾曰。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

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灝氣之門。元神之囊。呂純陽曰。窮取生

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素謂之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是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况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能。後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逆。以何者爲沐浴溫養。進退抽添。何者爲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辨析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爲之旨。自然之道哉。王溪子曰。以正心誠意爲中心柱子。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之氣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之形。則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爲生。孰爲死。俞玉吾曰。丹法以太虛爲爐。太虛之中。自有天然妙用。

林子曰。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爲客。邪所迷。卽日月爲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亦無餘。

林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者。是聖人不仁於百姓也。其曰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者。而百姓亦不以聖人爲仁矣。

林子曰。無爲也者。行其所無事也。以脩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

李清庵曰。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麼。

林子曰。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

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旣芽。生意不息。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姪房以情溢而闕也。

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郝太古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

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林子曰。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卽非本體。卽非

天也。

林子曰。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林子曰。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林子曰。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劉赤脚曰。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

李清庵曰。向平常踐履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之。損來損去。損到不得處。此其所謂塵心。要日損日消者歟。故曰爲道日損。

林子曰。坤三之中。乾三也。故陽得而升降之。然金擊之熱。石搏之火。亦非以其中。陽耶。

林子曰。神谷者。元宮也。白玉蟾曰。神棲於元宮。氣騰於牝府。

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

卷之九
下卷
日月往來於其間矣。

司馬子微曰。覺一念起。卽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浮游亂想。亦盡除滅。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又曰。無間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其可任其憧憧往來。而不知所以求之耶。故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日者。天之丹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劉秋潭曰。照之或不勝。又以應事遣之。應事既已。又將忘之。

張虛靜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是病。不

續是藥。

劉願真曰。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余嘗有詩曰。無爲也有工夫在。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妙用之自然也。林子曰。玄牝之翕闢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辨之。亟焉。故不知有黃老之心也。

林子曰。吾身之呼吸。天上之日月也。故一春一秋者。一息也。一朝一夕者。一息也。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林子曰。內煉之法。息息相繼者。真息自然往來也。

林子曰。父母未生。我是誰者。本來面目也。功夫到此。雖欲著此意思。也不得。故曰象罔得之。此先天無爲之學也。

司馬子微曰。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荆棘未除。

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

丘長春曰。一念不離方寸。是真空。

劉願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榦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是也。陽生之。而陰復佐陽以成之。

劉願真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林子曰。金丹之道。要使心息相依。故曰。息者。自心也。

古仙曰。息息歸根。金丹之母。

林子曰。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惟鐘鼓之聲。達于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

或問吾身之火。林子曰。慧者。火也。又問吾身之水。林子曰。定者。水也。

林子曰。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

林子曰。伏氣者。胎丹也。

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是使氣神。若知行

氣主。便是得仙人。然萬物則生而死。而元神則死而生。故曰死心以活神。

林子曰。言者不知。得而傳乎。故曰這些消息誰傳授。沒口先生說與吾。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卽達本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真一。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白玉蟾曰。心源性海。謂之華池。性猶水也。謂之神水。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未聞有得其宗者。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爲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爲益晦。

或問關令尹。林子曰。似矣。而非其至也。

或問世之所謂神仙者。果得黃帝老子之正宗歟。林子曰。否。黃帝老子邊北之枝也。

益鄰

之鄰。俱能爲益。問曰。可謂也。林子曰。翁並其寓言。而益鄰。返問曰。可謂也。林子曰。翁並其寓言。林子曰。夫子之能。至蘇子而益明。亦至蘇子。育其宗者。

林子曰。夫子之能。大笑。蘇子學之。昔衆未聞。林子

分摘性空宗旨上卷

凡七十三章

六祖曰。自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林子曰。性本空也。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林子曰。卽佛卽性。卽性卽空。又曰。空卽是性。性卽是佛。

林子曰。自性無佛。亦無衆生。無菩提。亦無煩惱。故曰。無佛可做。又曰。亦無衆生得滅度者。六祖曰。凡夫卽佛。而禪山曰。佛與衆生無異。

相。林子曰。佛與衆生本來空也。

六祖曰。煩惱卽菩提。而檗山曰。煩惱與菩提無異相。林子曰。煩惱與菩提本來空也。

六祖曰。若以知慧照破煩惱。此是二乘小法。林子曰。自性者。本體也。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僞誑。亦不貪求。執着。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不生滅。心經曰。不生不滅。若有生滅。可滅。便是落第二義。故曰將滅止生。以生顯滅。謂之外道。圓覺經曰。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中妄見生滅。

林子曰。惟此本體。本無無明。圓覺經曰。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故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

影爲自心相者。無明也。

林子曰。有法。空也。無法。空也。有法而無法。空也。有爲。空也。無爲。空也。有爲而無爲。空也。有念。空也。無念。空也。有念而無念。空也。有住。空也。無住。空也。有住而無住。空也。又曰。生死。空也。涅槃。空也。生死卽是涅槃。空也。無明。空也。正覺。空也。無明卽是正覺。空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卽性卽空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卽性卽空也。又曰。無意。無必。無取。無捨。卽性卽空也。無執。無着。無虛。無妄。卽性卽空也。太虛非虛。太無非無。卽性卽空也。

圓覺經曰。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三祖僧璨曰。更何求解脫。又曰。誰縛汝。壇經曰。不立解脫法門。

心經曰。不垢不淨。壇經曰。染污卽不得。

古人有言曰。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真如與翠竹一體。蓋無色聲香味。

觸法也。般若與黃花一類。蓋無見聞知覺也。圓覺經曰。於圓覺中。無取覺者。林子曰。起心取證。卽不圓覺。

達磨曰。廓然無聖。

林子曰。謂我能悟者。迷也。謂我能聖者。凡也。謂我能作佛者。衆生也。故無悟無迷。無聖無凡。無佛無衆生者。空也。故曰空門。

林子曰。本來無佛。無一法可說。若言有法可說。亦是。有佛可做。金剛經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王棲雲曰。外緣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虛空。事來無碍。則是虛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虛空。如天地間。萬象萬事。皆自動作。俱無障礙。

林子曰。僧璨覓罪了不可得。而曰與汝懺罪。竟者。何也。經曰。諦觀心是本來空。是則名爲真懺悔。無垢子曰。我心本空。罪福無主。

林子曰。衆幻滅無處者。無幻可滅也。若云滅

幻。是滅是幻。

圓覺經曰。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

林子曰。厭生死心。幻心也。愛涅槃心。亦幻心也。

或問禪佛性空四者之義。林子曰。無禪。無佛。無性。無空。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若言有禪。便剝箇禪字。若言有佛。便剝箇佛字。若言有性。便剝箇性字。若言有空。便剝箇空字。或曰。空亦無歟。林子曰。有空不空。故禪無其禪。乃爲真禪。佛無其佛。乃爲真佛。性無其性。乃爲真性。空無其空。乃爲真空。又曰。亦無無禪。亦無無佛。亦無無性。亦無無空。

古人有言曰。未有天地。先有此空。林子曰。天地亦從空中來爾。

古人曰。收拾此心。歸於一處。喚作萬法歸一。又名一字法門。

林子曰。本來面目者。佛也。故曰。有一真人在。已靈宮。徃徃來來。縱橫無礙。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身命落處。乃生死之根源也。

圓覺經曰。亦無成佛。及不成佛。

林子曰。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由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空。

四祖道信爲法融說佛真要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性空宗言
卷一
壇經曰。體卽無生。

黃檗山曰。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若着於見聞覺知。便爲見聞覺知障。此真如空性。

王棲雲曰。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林子曰。真性者實性也。若夫識性。乃所以鑿乎其真也。

如如居士曰。心悟是佛。心外無佛。心邪是魔。心外無魔。林子曰。切不可言佛魔別。亦只在迷悟之間爾。

林子曰。外心以求佛。是外心以求心也。

或問法身。林子曰。虛空是也。或問虛空。林子曰。法身是也。

林子曰。自性自定。離性無別定。自性自慧。離性無別慧。

林子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能做佛者。卽是心與佛別。不識心也。

林子曰。性外無空。空外無性。若言性亦能空

者。卽是性與空別。不識性也。或問曰。卽心卽佛。旣已知之。而曰衆生卽佛。尚猶未悟。林子曰。旣曰卽心卽佛。而衆生之心。獨非佛之心歟。

林子曰。西方者。心也。壇經曰。見西方只在剎那。又曰。出家者。心也。壇經曰。在家亦得。在寺亦得。

林子曰。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色聲香味觸法者。以五陰六塵。本無安着處也。

金剛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曰。常住真心。蓋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真心常住矣。

經曰。第一莫着空。又曰。亦不着淨。若着於空。却被空縛。若着於淨。便生淨妄。

林子曰。若言見解。不離見解。若言本空。亦不離空。

古人有言曰。欲知佛去處。只這言語是。又曰。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

林子曰。四大者。妄身也。無形者。實相也。所謂實相者。經謂之佛。亦謂之如來。亦謂之法身。舍利子。本來面目。自在菩薩者是也。又曰。實相者。空相也。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林子曰。行住坐臥。皆是佛之妙用。故曰渴飲。飢食。常對面。又曰。心心念念。處處逢渠。

古人有言曰。清淨無染。便是無垢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各各諸佛。自身俱有。說亦不盡。惟一空爾。

林子曰。玻瓈赤珠。瑋瓊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於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

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

林子曰。若能清淨。四病自離。圓覺經曰。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林子曰。法身空也。故五行不能拘。以其空無得而拘也。陰陽不能役。以其空無得而役也。三千俱壞。此相不壞。以其空無得而壞也。大通和尚嘗謂僧智常曰。汝見虛空否。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六祖謂其猶存知見者是也。故曰無端起知見。

林子曰。空無所空。法身自彰。故曰四大五蘊。任他虛生虛沒。於自己法身。總無交涉。由是觀之。旣無可空之相。又安有可空之空耶。林子曰。如來藏裡空也。故曰若能放下空無物。便是如來藏裡行。

無垢子曰。有此六根。是色身。無此六根。是法身。又曰。眼雖看。不要着在色上。耳雖聽。不要

着在聲上。

或問妙普見佛。如何不拜。對曰。家無二主。

圓覺經曰。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此輪迴之大義也。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謂也。林子曰。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復此本體也。

或問既曰無佛。而又曰佛者。何也。林子曰。佛故無佛。

百丈曰。但是一切言教。只是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故病於邪。而以正藥之。病於愚。而以智藥之。

或問佛曰佛法。而曰實無有法者。何也。林子曰。心地無非。亦安用戒。心地無亂。亦安用定。心地無癡。亦安用慧。金剛經曰。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則佛果無法歟。林子曰。未登彼岸。捨筏不得。故曰無脩無

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卽心卽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豈特在家爲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

林子曰。釋迦之父。子夫婦之倫備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脩梵行。

林子曰。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高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爲大中至正者哉。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傳大士。龐道元。許多流輩。亦皆有妻子也。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

宮女十二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解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爲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

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婬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爲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爲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脩行，故號居士。釋氏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爲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爲重，外不拂乎人道之常也。若龐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爲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爲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余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

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耶。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爲若是其小歟。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爲若是其大歟。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

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星辰。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所外矣。

林子曰。所謂少林面壁者。豈其後世園坐斷滅者流哉。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墻壁。可以入道。

達觀禪師曰。雕畫人佛。皆有耳目。只爲無佛。不能見聞。林子曰。心也者。佛也。故屬畫人。雖

有耳目。而無見聞。衆人雖有見聞。而無正覺。故曰佛者覺也。謂性空而覺者。正覺也。

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卽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卽爾之西方佛也。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釋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

林子曰。自性自度。卽是自性自佛也。以其虛空也。故天地莫能囿。以其變化也。故鬼神莫

能測以其各足也。故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

或問發願欲往生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卽心卽佛。卽方寸卽佛國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所謂自性西方者是也。故曰回頭是岸。

或問聲色臭味之入也。而寂然之本體。固定歟。林子曰。雲駛月運。舟驚岸移。

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蠲羸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六塵

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爲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爲無思無慮所縛。卽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或問衆生卽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卽佛。一念迷真。佛卽衆生。

王棲雲曰。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又曰。不可內存勝心。便望超脫。

陳致虛曰。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裸裸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

按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左手攀枝。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者。寓言也。

王棲雲曰。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自古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又曰。先要識破這四大。一一是假。又曰。塵垢淨盡。一物不留。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辰。受用自在。

波羅提尊者嘗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林子曰。卽此是性。卽此是空。卽此是佛。故見者。目也。而所以見者。非目也。性也。空也。佛也。聞者。耳也。而所以聞者。非耳也。性也。空也。佛也。至於辨香談論。執提運奔。莫不皆然。夫是之謂法身之妙用。

劉海月叅白雲師而問曰。弟子念慮降伏不

住。如何。師曰。是誰念慮。海月曰。是弟子。師曰。是誰降伏。海月似省不省。沉吟微笑。師曰。來去都由你鬧。好沒主宰。若是敵他。不過即便放下。更要知他放下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不被他瞞過。海月遂省。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示衆云。昔者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

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圓覺經曰。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林子曰。滅無可滅。名曰寂滅。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

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臥之間。亦是坐也。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為。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甌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為。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甌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

僧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六祖弟子玄策造庵問云。汝在此作甚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或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又問何名為禪。林子曰。性空之謂禪。

或問入定。林子曰。入定者。非定也。又問何名爲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

百丈禪師曰。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

呂公著晚年嘗究禪理。嘗謂司馬溫公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爲沙門譏警言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光然之。

或問世之所謂佛者。林子曰。禪也。佛之失則禪也。然而卽禪卽佛。而世之所謂禪者。非釋迦之禪也。園坐斷滅外性爲禪。故名爲禪。不名爲佛。又曰。只名外道。亦不名禪。

名號無入目只多收錄亦不存。

此八篇為國引經義亦在卷中其後以論議

論均然也每篇每尾有十一世論

此八篇以經義為本外以國引為每

